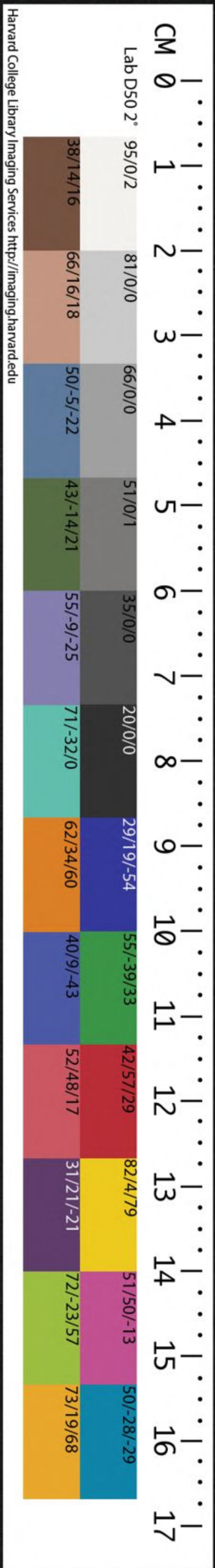


T2516/7928(2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24



卷之  
五  
十  
四  
三  
二

後漢  
七



史緯卷五十二

後漢書十六

列傳

董卓

董卓，臨洮人，爲州兵馬掾，徼守塞下，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初，北地先零羌及金城人邊章、韓遂將數萬騎入寇三輔，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卓攻章遂於美陽，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參軍孫堅說慎曰：「賊

哈佛大學  
哈佛宗  
圖書館  
珍藏印



卓逆志已  
萌乃召以  
誅宦官乎  
車廩也增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棄車重而退。溫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臨捕魚而潛從。臨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馬騰擁兵反，與韓遂合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

更增異

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曰：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相狎，日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名，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至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



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群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因集議廢立，卓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

留王如何？公卿莫敢對。尙書盧植曰：「昔太甲顛覆典刑，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進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淫畧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奔潰。卓姦亂公主，妻畧宮人，恣意誅殺。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卓初入京師，雖行無道，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任吏部尙書周毖、侍中伍瓊，以



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伷為豫州  
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  
卓、而伍瓊、周璆、陰為內主、黃巾餘黨復起、寇太原、破河東、眾  
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河內太守王匡屯河  
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將渡、平陰潛遣銳卒、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破之、山東豪傑並起、卓兵屢敗、卓懼、乃鳩殺弘農  
王、欲徙都長安、伍瓊、周璆固諫、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  
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即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  
負、遂斬瓊、璆、於是遷天子西都、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  
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留屯畢圭苑

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使呂布發諸帝  
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長沙太守孫堅率諸郡兵討  
卓、卓遣呂布攻之、布敗、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  
屯灑池、堅進洛陽、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灑池間、卓使中郎將董越屯灑池、段熲屯華陰、牛輔屯  
安邑、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乃入長安、百  
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以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  
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居顯位、子孫在髻鬣、男皆封  
侯、女為邑君、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塲於郿、高厚七  
丈、號曰萬歲塲、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嘗至郡行場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殺之初溫屯美陽令卓與邊章戰無功溫名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

于今若縱之後悔何及溫不能從故及於難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孚因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孚卓曰汝欲反耶孚罵曰汝非吾君我非汝臣何反之有汝惡罪貫盈吾爲天下誅亂賊耳遂殺孚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勇

似吳王僚  
僚死卓亦  
死



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立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卓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盡滅其族。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寶、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繡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卓使婿

謹以濟難  
再赦亦何  
不可况涼  
以人未蒙  
赦免何以  
謂之再赦  
允執滯不  
通極矣

何以亦再  
赦

牛輔以兵屯陝。卓死、其左右斬輔、送首長安。卓校尉李傕、汜張濟將步騎數萬、衆無所依、欲各散去。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憂懼、不知所爲。賈詡說令率軍西行。王允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至長安、兵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八日。呂布軍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傕等不退。圍門樓。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乃下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



棺木、催自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汜後將軍、稠右將軍、濟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國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尚書典選、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淮汜復理兵相攻、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來迎、天子一乘、皇后一乘、賈詡一乘、其餘皆步從、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不聽、帝遂幸催營、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放火燒宮殿、官府人居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和淮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曰、將軍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耶、汜怒、欲手刃彪、彪曰、

吾豈求生耶、左右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催復移帝幸北塲、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内外、上以宮人及侍臣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不與、米與腐牛骨、臭不可食、帝怒、侍中楊琦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夸風、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耶、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稱不及、鄴得免、張濟自陝來解和、二人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車駕卽日發邁、汜復還就李催、車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



漢濟原足  
賊党

具御服及公卿資儲請帝幸其營後將軍楊定與熲有隙誣熲欲反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催郭汜悔令天子東欲劫帝還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興義將軍楊奉宣集將軍董承不相平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婦女輜重符策典籍畧無所遺天子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召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衆輿乃得進催汜復來戰承奉等大敗乃結營自守時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

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董承等謀以馬羈相續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持十疋絹乃取絹縋帝行軍校尉尙弘多力前負帝乃得下船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人負米貢餉帝都安邑御牛車河內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



曹操不來  
漢亂不已  
曹操既來  
漢事遂去

蓋無可為  
矣

以濟妻故

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  
飲帝復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  
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  
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七月帝至洛  
陽張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  
捍外難何事京師詔以楊為大司馬出屯河內楊奉為車騎  
將軍韓暹為大將軍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  
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因奏韓暹張  
楊之罪楊無罪操故入之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曹

操擊之奉暹出奔左將軍劉備斬奉暹走并州道為人所殺  
胡才為怨家所害李樂病死張濟攻穰穰人殺之從子繡領  
其眾曹操南征繡舉眾降曹操納濟妻繡恨之乞徙軍就高  
道道由曹操屯中繡請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被甲操信繡  
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曹操不備故敗二子沒操拒袁  
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封列侯五官將曹丕數因  
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心不自安乃自  
殺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詔段熲討李催夷三族張楊為其  
將楊醜所殺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甚見親待靈帝崩何進召原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顧謝卓卓亦解布由是怨卓卓使布守中閣布與侍婢私通心不自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使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手刺殺卓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

卽以生座帝之意

繫馬鞍走出武關布自以殺卓有德於袁氏欲詣袁術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乘良馬曰赤兔與其健將數十騎陷鋒突陣遂破燕軍更請兵於紹而恣鈔掠紹忌之布覺其意求還洛陽紹殺布領司隸校尉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送布陰使殺之布使人於帳中鼓箏而潛出帳去夜半兵起而布已亡從張楊於河內楊諸將受傕汜購募欲圖布布懼謂楊曰布卿州里也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大得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以布為潁川太守時壽張張邈為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曹操與邈首舉義兵袁紹為盟主



耳餘凶終  
操遂何怪

自矜邈正議責之。紹使操殺邈。操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圖。操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可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恐操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及操復征陶謙，邈與操將陳宮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操引軍還擊布，布移屯山陽。操復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徐州刺史劉備，請備於帳中坐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弟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屠之。邈詣袁術請救，為其下所殺。備東擊術，術與布書送米二十萬斛，布大悅。遂

襲取下邳，備請降於布。布亦恚術，運餉不繼，乃迎備以為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術復求婚於布，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術若破備，則吾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今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舉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發正中，小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各罷去。術遣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

珪登厚於  
玄德故不



為布用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矣時女已在塗乃追還械送韓亂梟首許市詔拜布左將軍布大喜使珪子登奉章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答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

亦明白

頗有戰國說士之風

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布殺韓亂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非素定不相維持子登比之連鷄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大喜共擊術於下邳大破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每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不能從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布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



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建安三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征布。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操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投之。若卵投石。豈得全也。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何為復來。

不降自當  
急擊布猶  
豫故敗

好笑

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乃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操兵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斷操糧道。布妻曰。宮順數不和。將軍一出。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軍攻其背。若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史記 卷之五十二  
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  
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操塹圍之壅沂  
泗以灌其城三月上旬離心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客驅馬  
欲歸劉備成騎逐得馬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  
十餘頭猪先將猪酒入詣布跪言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  
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猪未敢飲食故先以奉布怒曰布  
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欲謀殺布耶成忿懼棄所釀酒還  
諸將禮與宋慮魏續縛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其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布待諸將厚今臨急  
皆叛操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布問操明公

何瘦操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志  
之矣所以瘦悵不早相得故也布曰今日以往天下定矣操  
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明公將步  
令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  
我爲執虜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使寬  
縛劉備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操領之布  
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王簿王必趨進曰布勁虜也其衆近  
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相緩王簿不聽如何操謂陳宮曰  
公臺平生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從官  
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曰今日事當云何宮曰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七母之存否在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以仁治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死宮死後操厚待其家

###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次何所爲叔父太傅隗聞而責之曰汝且破我家紹乃辟去將軍何進掾遷司隸校尉靈帝崩紹勸

何進徵董卓等脇太后誅諸宦官乃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紹勃然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侍中周珙城門校尉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以爲然，乃授紹渤海太守，封邠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於勃海起兵，以討卓爲名。諸將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董卓聞紹兵起，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冀州牧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逼於倉卒，可據其位。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外，託討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荀

謹等說韓馥曰：公孫瓚乘勝南向，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謹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素恆怯，因然其計。騎都尉沮授、長史耿純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



君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拒紹。馥不聽，乃讓紹。紹遂領冀州牧，以馥為奮威將軍，引沮授為別駕。謂授曰：「賊臣作亂，朝廷遷移，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紹喜曰：「此吾心也。」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

始挾而用  
之終因而  
奪之非大  
奸雄不能

懷猜懼，辭紹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遂自殺。紹擊公孫瓚於槃河，大破之。明年破黑山賊張燕於常山。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李傕等追車駕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者也。方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既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逆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紹才本不  
如操故不  
欲迎天子

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幾功  
不厭速願公圖之紹不能從紹有三子譚熙尙紹後妻劉氏  
有寵而偏愛尙欲以爲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兇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  
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若其不然禍始此矣紹曰吾欲  
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  
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下詔責紹  
以地廣兵多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  
書曰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  
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

軍何進義心赫怒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  
禦避禍求福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  
下聖德幼冲親遭阨困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  
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愚臣效命  
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  
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卓卽  
臣渤海申以軍號臣之與卓未有纖介之嫌苟欲滑泥揚波  
偷榮求利進可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  
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猾虜肆  
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呼號臣所



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陷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畔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令名宿德登鋒履刃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臣聞守文之世德高

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遠圖將讒慝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蒺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歔於杜郵也太傅日磬耗亂王命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今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容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徒都見拒  
圖許亦難  
何不早從  
心授之策

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  
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使得申  
明本心則伏首歐刀褰裳就獲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  
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  
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乃讓位  
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  
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埤濕宜徙都甄城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  
之計旣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  
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

公孫瓚遂定幽土紹旣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驕心轉盛主  
簿耿包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亂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  
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  
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  
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苟譙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  
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  
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今宜務農逸人遣使獻捷天子若  
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  
舟舩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  
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以明

曹操奸雄  
遣使獻捷  
有何不得  
通



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安坐受圍者也。乃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因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

此策不從  
可惜

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大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機會，惜哉！曹操乃急擊，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旣失前，幾不宜便行。諫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於奔命。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一身不保。哀哉。其弟宗曰。曹操七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尅公孫。衆實疲敝。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曹操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病退。紹恨之。乃省其所部。

并屬郭圖。紹使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文醜。紹軍中大震。操屯官渡。紹保陽武。沮授曰。北兵數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在急戰。北利在緩師。宜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還壁堅守。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操軍乏食。張郃說紹曰。公旣連勝。勿再與操戰。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



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必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運車。瓊時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擊之。張郃曰。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既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圖更譖郃曰。郃喜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與高覽歸操。操既破糧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得相見。授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厚遇之。授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必能



救我戰敗而還。內忌將發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今甚慙之。逢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冀州城邑多畔，紹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大戰城下，譚尚敗，乃夜遁還鄴。操引軍還許，譚謂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大破也。尚不許。譚怒，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

後者，皆審配之所構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尚復自將攻譚。譚大敗，奔平原，遣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亂承統，遐邇屬望，咸欲畏布蒞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以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異體，背脊絕爲兩身。昔三王五伯，兄弟相殘，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未有棄親卽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齊，未若太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



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讐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母子之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怨，未若重華之於象也。然莊公有古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大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

公遺恨之負，當唯敵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能得其和，以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京邑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能復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皆不從，曹操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呂翔、畔歸曹氏。譚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



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尙使番配守鄴，復攻譚于平原。審配獻書於譚，請殺郭圖以息兵。譚不納。曹操因進攻鄴，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擄逆擊破之。尙走藍口。操復進攻之，尙衆大潰，奔中山。操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

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夜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獲，操謂配曰：「卿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卿侄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見者莫不歎息。」操之進鄴城，許攸呼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遂收殺攸，而全尙母妻子。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從熙。譚悉收其衆十二萬，曹操討譚，譚臨清河而屯。操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斬譚及郭圖等。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部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  
 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各以次軟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  
 子厚恩今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北面曹氏  
 所不能為也坐皆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高其節屢辟不至高幹  
 叛執上黨太守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  
 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  
 王琰斬高幹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也十  
 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遼東  
 尚有勇小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公孫康必相見我與兄擊之

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  
 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尚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  
 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  
 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

紹異母弟術字公路為虎賁中郎將董卓欲廢立以術為後  
 將軍術畏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  
 擊破董卓於陽人紹因堅討卓未及還遣其將周昕奪堅豫  
 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  
 以公義不肯同釁隙遂成乃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

袁氏兄弟  
 不能相容  
 久矣



璣而紹連劉表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  
公孫璣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破之四年  
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  
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而自領之李傕入長安  
欲結術為援授以左將軍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拜授術  
奪日磾節拘留不遣術在南陽戶口數十百萬奢淫肆欲徵  
歛無度百姓苦之又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術字  
路皆塗也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  
冬天子播越於曹陽術大會羣下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

術妄作如  
此

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主簿闞  
象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孰如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如殷紂之  
敝也術嘿然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  
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將僭號策與書曰董卓無道陵  
虐王室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  
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  
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  
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縉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術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殺陳王寵曹操，乃白征

之術大懼，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勳退走，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江淮間相食殆盡。術徵米十萬斛，沛相舒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人之命救萬民於死。」術下牽之，曰：「足下欲獨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術天性驕肆，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勝妾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泣。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厚加殯斂焉。士卒飢困，莫之簡卹，資實空



三國亦與  
七國無大  
相遠但袁  
氏非其人  
耳  
猶看曹操

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翫擊，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因嘔血死。

### 劉表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

張儉等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蘇代領長沙太守，各阻兵為亂，表不能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良、蒯越等與共謀畫。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乎？越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蘇代武人不足慮。越所得人，善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術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說之，乃降。江南悉平。袁術與孫堅合從，襲表。堅爲流箭所中，死。術引還。李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於是表開拓土宇，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關西兗豫學士歸者以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講求儒術，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欲以觀天下之變。

無能爲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從。今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爲將軍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嵩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



加重思表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將斬之嵩不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因陳臨行之言表猶怒表妻蔡氏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考從行者知無他意乃不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待之而不能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十三年八月表病卒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後妻蔡氏之侄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航後妻每信受焉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睦於琮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

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因規出計會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允等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以為嗣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既死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操南征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琮未決巽曰上下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荆楚而禦中國危也將軍自



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  
你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  
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夏口。操以琮  
為青州刺史。封武。韓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  
尚書令。先零陵人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操。時賓客並會。  
操問先劉牧郊天何也。先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表章而不  
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群凶為誰。先曰舉目  
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  
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

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伯。復見於  
今也。操嘿然拜先。武陵太守先甥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  
聰明敏達。操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操愛子蒼舒。夙有才  
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蒼舒卒。操心忌不疑。欲除之。子丕以  
為不可。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時年十  
七。



史緯卷五十三  
後漢書十七  
列傳  
循吏

史緯卷五十三

後漢書十七

列傳

循吏

初光武長於民間。達於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非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  
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  
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  
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規諷殷勤。以  
長者為言也。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  
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  
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  
後為京兆尹。時人以昔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為洛陽令。明  
發姦伏。吏端禁止。雖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吏也。

謝奎荀淑

太丘陳寔

龐韓韶林

慮鍾皓皆

潁川人

今綴集以為循吏篇云。范氏此論文好而識亦高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  
學。中號為聖童。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  
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先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避亂江  
南者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  
子陵。待以師友之禮。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吳人龍丘  
萇。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名之。延  
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  
懼辱焉。名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  
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



尋病卒。延自臨殯，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禮娉嫁，娶同時相配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夸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夸，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

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羌種，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選武畧士千人，令將雜種胡騎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傷敗，遂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修理溝渠，皆蒙其利。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



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徵會辟雍轉河內太守卒

王景字仲通樂浪人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景用塢流法水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植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

緣官避嫌  
然也

此亦東京  
之河渠書

砥績山名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遂止後汴渠水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明敏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執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景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



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遷徐州刺史先是杜篤上  
遷都賦欲令車駕西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景以  
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遷廬江太  
守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  
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卒於官  
孟嘗字伯周上虞人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  
婦養姑至孝姑年終夫妹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  
訟之縣庭嘗知其枉狀言之太守太守不爲理婦竟冤死嘗  
哀泣外門因謝病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不獲後太守  
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

嘗安自問不車以公一言甘澤時降宜哉訟者以謝冤  
山谷瀾主族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舉茂才拜  
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貿糴  
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  
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  
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  
明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船夜遁去  
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  
帝時尚書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  
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之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



耽樂道德、移風改政、去珠復還、且南海多珍產、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竊感禽息、以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安所謂空懷報國之心也

劉寵字祖榮、齊悼惠王之後也、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寵簡除煩苛、郡中化之、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虬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常識郡、他守時、吏發求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去、故自

扶拜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復為廣漢太守、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拜司空、遷司徒、太尉、以日食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二子岱、繇、仇覽、字季智、考城人、年四十、補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其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



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子母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臯。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人太學時。諸生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守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

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與融齎刺就房謁之。因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小子立。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琅邪人。辟公府。除不其令。一境清靜。牢獄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歌頌之遷丹陽太守卒

酷吏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遷北海相大姓五官掾公孫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上行入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之宣厲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赴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驪騎特原宣刑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言

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宣左轉懷令赦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賊起以宣爲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卽時降散坐事免後徵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為布衣時藏亾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拜子並為郎中  
樊曄字仲華新野人少與光武游舊建武初拜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賜曄御食及乘輿衣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隗囂滅後隴右不安拜曄為天水太守敢嚴

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五年卒官顯宗思其能詔賜錢百萬

李章字第公懷人也光武為大司馬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讌飲手劍斬綱伏兵悉殺其從者綱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琅邪太



守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囚北海太守劇興，據營陵城。章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黃昌字聖真，餘姚人，本出孤微，仕郡爲決曹，後拜宛令。政尙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

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後犯事，詣昌自訟。昌見其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畧，遂至於此。昌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後拜大司農，卒。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德義不足以洽下，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法，從而繩之，倚疾邪之公名，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吏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



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氏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而猶惡自禁人不敢犯何哉夫威辟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勢窮則姦起感被者人亾而恩存為循為酷擇術不可不慎也

宦者

孫程涿郡人安帝時中常侍江京李閏及帝乳母王聖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閻顯大事可成崇等然之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被廢常懷歎憤及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截單衣為誓十一月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



兵以太后詔名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闡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名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扞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等為司隸校

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徙封程宜城侯。程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卒，贈車騎將軍，時大長秋良賀性儉退，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

曹騰，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遷中常侍，桓



以良賀之  
言觀之則  
騰薦士耻  
也豈得為  
功

帝立騰以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  
闕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  
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暘於斜谷關搜得其  
書上奏太守并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  
過遂寢暘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暘為能更暘後為司徒語人  
曰身今為公乃曹常侍力也騰卒養子嵩嗣靈帝時輸西園  
錢一億萬拜太尉子操起兵嵩不肖相隨與少子疾避亂琅  
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范氏曰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元城人左悺平陰人唐衡潁

川人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黄門史初梁冀  
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  
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恣恣多所  
鳩毒帝逼畏日久及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河南尹不疑收其  
兄弟送洛陽獄徐璜具瑗常忿疾外舍放橫於是帝呼超悺  
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姦臣當誅日久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耳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遂與五人  
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所為不定

封超等五人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吏以下固諫，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輪作五侯宗族賓客，滋為貪虐，民不堪命，起為盜賊。衡卒，贈車騎將軍，璜卒，賜冢塋地。延熹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奏：愷罪惡，愷自殺，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貶都鄉侯卒。

曹節，新野人，桓帝時為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位，無有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宥，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使熲



以他事奏猛抵罪，節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節不行，遂自殺。甫養子沛相王吉，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偏一郡乃止。凡殺萬餘人，尙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球遷爲司隸校尉。時甫休沐里舍，頰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五毒備極。萌嘗爲司隸，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

幸念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塞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萌罵曰：「爾前事我父子如奴，今日如此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投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入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行妄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尉，勅尙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枉蒙鷹犬之任，雖前糾誅王甫、段頰，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



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耶？至於再三，乃受拜。球與司徒劉劭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誣奏球、劭等俱收送洛陽獄，誅死。節遂領尚書令，光和四年死。呂強成臯人，為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固辭，因上疏曰：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陛下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致邕刑罪，室家遠徙。老

貢獻先輸  
 甲署若導  
 引然

幼流離，羣臣皆以邕為戒，不敢復盡忠言。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功烈獨昭。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帝不能用，時帝作私藏，收天下珍寶，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



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  
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  
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  
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  
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  
自殺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  
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讓監奴朋結傾竭饋問奴咸德之  
問佗曰君何所欲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  
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

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佗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讓等父兄弟布列  
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盜作州郡糜沸郎中張鈞言  
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  
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  
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鈞學黃  
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諳事  
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  
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  
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



讓忠等說帝令天下出賦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何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宜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使掖庭令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又

同肯念百姓

湯山名筋以象水

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泄讓忠等殺進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殺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唯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為民至此

史緯卷五十三終



昔於西而汲侯家宿貧每歎相帝不能作家若故聚為私藏  
 之官者皆道遺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補用仍  
 所土雖急難善悲哭賴曰臣善念滅天下凋矣非謂不自愛  
 憐其神忠誠宜官無少疑悉發之難善嫂十人時費天下去  
 軍林操京深結大程軍向其令精中官署此難忠善錄並錄  
 誠於辭西田甄南非波祝以省百按甄直之費六平帝歲中  
 論天類熟暮也水城平門伐蘇東轉水入宮又非隨車臥息  
 以象形水  
 所通出前

史記卷五十四

後漢書十八

列傳

儒林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  
 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  
 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典策雲  
 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備具於列服。方領矩步，委它乎廟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饋醕以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可謂盛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諸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而擢高第爲講郎。

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也。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闕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羗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修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人善士多



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叅書  
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  
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叅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  
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  
以後三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  
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  
乘道路艱難復棄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今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受施民易於沛人載

質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時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  
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  
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  
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  
廉不行逃於江陵教授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縣連年火  
災昆輒向火叩頭多降雨止風拜弘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  
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  
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  
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字君文傳父業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教授數百人爲人好酒不拘少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陳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戴憑字次仲汝南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敢就席帝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帝問以得失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誇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免誠慚聖朝帝卽勅尙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



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孫期字仲彧濟陰人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尹敏字幼季堵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

其甚

左氏春秋建武二年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紀令校圖

識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

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

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

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

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

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

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

察而遇斯患乎遷諫議大夫卒

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子建遊



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勸子建仕荅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  
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  
夫差事僖歎曰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也駟曰然昔武帝  
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  
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儻和之  
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不對郁怒告駟僖誹謗先  
帝事下有司僖上書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有詔勿問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

魯至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  
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陳謝帝  
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拜僖郎中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駟以  
家林筮之以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  
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  
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  
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



李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內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告召李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終於家

包咸字子良曲阿人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為赤眉所獲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建武初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帥之舉孝廉入授皇太子論語為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人

屏下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臨視卒年七十一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趙曄字長君山陰人少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更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吳越春秋盛行而詩細知之者寡傳否固有命也

此事一以為馮良一以為趙暉既不能定後兩存之



鍾興字次文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遷左中郎將詔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禮讓如此可謂明經矣

張玄字君夏河陽人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橫作贊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博士卒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風尚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以合一家之說所謂誥誥之學各習其師也雖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故咸知君臣父子之綱共識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替而權彊息其奸謀豪俊屈於正議者家誦先聖之說也人畏亂賊之



名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八州之域，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兵就逮，而無悔心。暨乎剝運之既極，然後世德終其祚，跡其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儒學之效乎？故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人主，其將有意乎？

文苑

杜篤，字季雅，御史大夫延年曾孫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遂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卒，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

列傳前見者不著官職，延年獨云御史大夫者，對下破羌將軍辛武賢言也。

不直改營洛邑。上奏曰：臣聞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以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堯塢，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雄，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畧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雜文及明世論，凡二十三篇。



李雅淹博壯烈不  
遇命也非衰也

黃香字文彊江夏人九歲失母思慕哀毀鄉人稱其孝家貧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詔香侍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資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遷尚書令和帝時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祇勤物務憂公如家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在位多所薦達延光元

年遷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香分奉祿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子瓊字世英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之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縣以禮慰遣瓊不得已而至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渡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



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瓊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廷議莫能抗奪。遷尚書令。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及梁冀誅。太尉胡

廣等皆坐阿附免。復拜瓊爲太尉。封祁鄉侯。瓊以疾固讓。封邑。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七年疾篤。上疏曰。大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處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黃明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審



別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益萬分無恨。三泉卒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琰，少失父，早慧。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深奇之。即以其言應詔，瓊為司徒，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允發書視畢，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對曰：「蠻夸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遷五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舊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

加出字何

音來

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遂為權富郎所中傷。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徵拜議郎，出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董卓秉政，徵為司徒，遷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卓怒，琬坐免。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收琬下獄，死。年五十二。崔琦，字子璋，涿郡人，少遊學京師，以博通稱。舉孝廉為郎，河



忍然不忍

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以風冀見之謂琦曰君何激刺之過乎琦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除為臨濟長琦不之職自免歸冀令客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亾矣琦脫走冀竟捕殺之國武子可為鑒趙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屢抵罪幾死友人救得免壹貽書謝曰昔原大

夫曠桑下人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脉世著其神設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繡脯出乎車軫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軫之繡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蒙殼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鳥也雖頑猶識厚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願爾永年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分坐平分  
不舉之過也

奉通名  
也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又何怪哉？」逢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

竟不升之  
殊稱此坐  
遂陟分之  
矣

觀規書謝  
遂下如此  
可見當時  
習尚所重

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去。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敵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糾汗。



懸遲懸心  
遲仰也

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寔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下則抗論當世，豈悟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其嗟可去，謝也可食，壹誠頑薄，寔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灸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十辟不就壹自不在耳，非相者之中也。

馬融止是  
虛名應  
如此謝之

高彪字義方，無錫人，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垂接白屋，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賦詩，彪獨作箴曰：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以威克



愛以義滅親忘富遺貴福祿乃存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卒於官子岱亦知名

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

有憂容

飲食少

衡素輕操  
文舉正平  
知已何為  
焉之於操

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友上疏薦之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又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蹀躞而前容態有異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乎衡曰諾於是解衣裸身而立徐取岑牟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



怍操笑曰本欲辱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述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中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服其才名甚賓禮

之表嘗與諸文士共草章奏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兼美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表表耻之轉送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出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旣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



言不遜、祖慙而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令殺之、射徒跪求救不及、時年二十六、其文多亾失、

獨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譙玄、字君黃、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

類似時文

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不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



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  
玄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詣闕  
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還玄家錢瑛善說易以授  
顯宗爲北宮衛士令時犍爲費貽亦不肯仕述漆身爲厲陽  
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字巨游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  
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  
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  
持毒酒以劫業業嘆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誠然乎哉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

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卜詔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  
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  
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  
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嘉曰犬馬猶識主况  
於人乎王皓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嘉聞而嘆曰  
後之哉遂對使者伏劍而死時犍爲任永及梓潼逢信並好  
學博古公孫述屢徵皆託青盲以避世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  
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滌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  
卒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與父俱出爲盜所劫修困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意掾史莫敢諫修拜於庭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出討賊賊望見太守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皆曰我輩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降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

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

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

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

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

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式果到升堂拜飲盡

歡而別後劭寢疾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臨盡

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

死友而誰邵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

也尋卒式忽夢見劭立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

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嘆泣



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塋日馳往赴之式未到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後復往太學受業長沙陳平子同在大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史上書表式行狀三府

又死友

並辟不應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街卒式行部到新野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後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李善字次孫清陽人爲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



繼死沒唯孤克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潼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爲太子舍人善辟公府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經滄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卒續至河間相

王純字少林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

而問之書生謂純曰我當到洛陽今被病命在須臾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純未及問姓名而書生命絕純因鬻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純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大風飄一繡被墮純前言之於縣縣以歸純純後乘馬到雒縣馬載純奔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問純所得馬之由純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亾卿何陰德而致是乎純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



令假忱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潏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不聽夜深果聞有女子稱冤聲忱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曰無衣不敢前忱投衣與之女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殺妾家十餘口埋此樓下忱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游徼是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日不得自訴每夜陳冤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日忱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陸續字智初會稽人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興異之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京師獄事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食付門卒以饋之續雖見考辭色不變忽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使者嘉之於是言續行



狀帝乃赦興等續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連徵不就褒子康別有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殮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有至行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徵拜太常卒范冉字史雲外黃人少受業於樊英又就馬融通經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席以待之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奐於路識之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前亭止宿以叙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遂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冉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有時絕粒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卒年七十四臨命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滯侈之俗不能匡世濟時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冉一

鑿音華

此處至此  
應在刑法  
之外主者  
豈得無罪  
而就獨能  
不死真鐵  
鑿也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辭色不變又燒鋏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肉焦毀墮地自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乃更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復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寔君何故以骨月拒扞邪就據地言太守剖符大臣清以奉國卿銜命宜申斷冤枉奈何毒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於天如蒙生全當手刃



相裂安深奇其壯節乃解械安慰之表其言辭事得解釋浮  
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為光祿主事病卒

就應作主事固不能死之也

趙苞字威豪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  
宦官名勢絕不與通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到官  
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  
苞母及妻子皆為所劫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戰賊出  
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  
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  
遙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

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為所害苞  
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  
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

血而死苞母自可嘉但苞須委曲圖賊以全其母不宜即時進戰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之烈聞使人謝  
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此人懼吾聞之是有耻惡之心  
既懷耻惡必能改善與之布以勸為善也間年行路老父擔  
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名不以告頃  
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



之欲取而購募，又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烈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者也。烈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夸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史緯卷五十四終



